

◀长篇小说《地母》之一▶



黑蚂蚁蓝眼睛



赵本夫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

长篇小说《地母》之一

黑蚂蚁蓝眼睛



赵本夫/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7·沈阳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黑蚂蚁蓝眼睛：地母之一/赵本夫著. —沈阳：
春风文艺出版社，1997. 11
ISBN 7-5313-1815-6

I. 逝… II. 赵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1685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字数：285 千字 印张：12 $\frac{3}{4}$ 插页：2

印数：1—20,400 册

1997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：安波舜

责任校对：唐惠凡

封面设计：耿志远

ISBN 7-5313-1815-6/I · 1588 定价：20.80 元

本

书的背景带有寓言色彩：黄河决口冲垮已有的秩序和文明，于是人们面对的不再是历史，而是自然、土地、生命和女人。在这悲壮奇绝的画面情境中，人类找回迷失的本性，生命爆发出美丽的光辉。在与狼共舞、与妖作歌的挑战和冒险中，土地是皈依的根本，而女人则是意志和权力的中心。这样，征服强悍、冷酷、残忍的男人世界的女主人公迷娘、柴姑便产生了……



小说的魅力在于它的雄浑、神秘和恣意潇洒。而对黄河母性如泣的苦吟，则会读出作家那张深沉忧郁的面孔……

第一章

那一轮浑圆将要坠到大堤上时，她摇摇晃晃地出现了。落日显得很近，很亲切。

她却显得遥远而荒凉。

当时谁也不知道，她从关外的深山密林里逃出来，已经跋涉数千里，才来到中原地方的黄河沿上。

那时，她的衣衫已经完全破碎，幸好有垂腰的长发披散着，遮住近乎赤裸的身子。她是疲倦极了。她扶住村口一棵枯柏树站了很久，神态凄然而冷漠。两只大眼像含着幽蓝的冰块，发出冷飕飕的光，使人觉得她通体都是冰凉的，通体都浸着仇恨。

她抬头看看光秃秃的枯柏树，上头还有几根干枝。用手拍拍树身，发出“空空”的声音。她又拍了两下。然后，她注视着面前这个破烂的小渔村，冰冷的目光渐渐有了些暖意。她长长地舒一口气，嘴角泛出纯而野的一点笑意。之后她一直走进村子，完全没有陌生感。仿佛，她早就知道世界上有这么个地方，也早就知道小渔村是她的最终归宿。

打一进村，她就看到了。

泥汊中筑有许多窝棚，是那种渔村特有的窝棚。窝棚低矮得像羊圈。清一色用芦苇苫盖。四面都是泥巴墙，从剥落的泥巴墙里，露出的还是芦苇。窝棚的排列毫无规则，坟包样散落在一丘丘土岗子上。窝棚前毫无例外地挂着一串串半干的咸鱼，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腥臭。苍蝇成群结队，嗡嗡乱飞。在窝棚与窝棚间的低洼处，时有几片污浊的泥水。泥水中插些零乱的木桩、树枝，上头晾晒着破破烂烂的鱼网。几个补网的老人黑瘦而干瘪，像挂在鱼网间的发了霉的鱼干，枯瘦的手指神经质地动着，在鱼网间穿梭。这时，你才能确定他们是些活物。

在一个土丘旁，一群赤膊男人正围住一条破船，叮叮当当修补。汗珠在脊背上滚落，亮闪闪水渍渍的。旁边站着些女子和孩子，像一群肮脏的乞丐。小孩子无论男孩女孩全是赤裸着，手里几乎都拿着几片鱼干，嘴里咀嚼着白沫，闪出兽一样锋利的牙齿。几个女人有的在缝补衣裳，有的在奶孩子，同时嘁嘁喳喳说着什么。一个几岁的小孩趴在母亲怀里，双手抱住一只肥长的奶子拼命吮吸。女人像一头安详的母羊，微微闭着眼，任凭孩子吮咂。她嘴里同样咀嚼着一条冒着白沫的鱼干，使人想到母羊的反刍。

当陌生女子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全都吓了一跳，仓皇地看着她。没有一个人说话，没有一个人动弹。修船的斧子停在头上，手中的针线掉落地上。那个吃奶的小孩噌地拔出小嘴，惊鹿一样回过头。

他们不认识她，谁都不认识她。

这是个体态长相和本地女子都不一样的少女。破破烂烂的衣裳不仅没有损害她的形象，反而充分展露了她惊人的美丽。

世间有这样美的女子吗？

这人从哪里来？

没人问出口，自然也没人能回答。

“这地方像是草儿洼……”

女人梦呓般说了一句，却并不期待谁回答，只是自言自语，而且她把“地”说成“得”而且带着卷舌音。他们都听清了。依然没人说话。然后她原地转了几圈，四处乱瞅，看天看地看窝棚看不远处的黄河大堤，似乎在辨别什么，确认什么。

仍然没人搭腔。大家的脖子全随着她的脖子转，看天看地看窝棚看不远处的黄河大堤。但眼神却有些松弛了，不再像先前那么惊异。什么草儿洼？汉子和女人们全都莫名其妙。他们估摸她找错了地方。这村叫石洼，周围上百里也没个叫草儿洼的地方。

“姑娘你找错地方了吧？”有汉子试探着问。

那女子不理他，继续往渔村深处张望。

那时没人注意，正在近旁补网的几个干瘪老人，正面面相觑，惊得张大了空洞的嘴巴：草儿洼是个早被人遗忘的名字，只有老人们在一起谈古时才偶尔提及。村里年轻汉子和女人们很少有人知道，草儿洼正是石洼村三百年前的古名。这异邦女子咋会知道草儿洼呢？莫非她和当年的草儿洼有什么渊源？

日怪，三百年！一窜就过去了。

几个老人几乎同时从记忆深处翻捡起老石匠的故事，天下真有这样的奇事？他们擦擦眼屎，惊慌地盯住那位半裸的年轻女子，仿佛盯住一匹妖。

那女子并未注意到侧旁的几个老人。

她对周围仔仔细细打量完了，忽然从渔村深处发现了什么，然后拔脚走去。她只是扫了一眼面前的人们，便旁若无人地从他们中间穿过。

她听到一阵僵硬的喘息。

她径直走过去，径直走向坐落在村子中央的那座小石屋。在一簇低矮的窝棚中间，小石屋像宫殿一样显眼。

她一眼就看到了。小石屋果然还在！

那时正是夕阳西下，漫天笼罩着血光。不是蓝的天，白的云，只见眩目的血光。那血光晶莹欲滴，似乎一声惊雷就能化为漫天血雨，让整个世界改变颜色。

然而并无惊雷，也无狂风。连近在咫尺的黄河也停止了咆哮。滚滚巨浪变得无声无息，温顺得像个胆怯的娘们儿。天地如一头被勒紧脖子的巨兽，被一把长剑插入心脏，于是血光四溅。那巨兽颤栗着，哆嗦着，匍伏在地。那些仓皇看着她背影的汉子和女人，谁也没注意到这一瞬间有什么特别。他们只觉得这女子太古怪。连长相都古怪。

但挂在鱼网间的几个干瘪老人，却惊恐地发现了天地间的异象。一种超自然的力量，使世界在这一瞬间昏晕、窒息了。到处颤栗着令人不安的寂静和死亡的气息。

老人们强烈地感觉到了，但没有说出来。

他们怕极了。是那种不可名状的惧怕。过往的和未来的人生艰辛和苦难，都不足以令他们有这样的恐惧感。

那是一种来自生命本能的颤栗。

仿佛一个人突然被抛入荒野，周围是黑森林的大林莽，天地混沌一片，涛声阵阵，狼嚎虎啸，猛兽四伏，脚前身后都

是蠕蠕而动昂首吐须的毒蛇怪蟒。你惊得魂飞魄散，却孤立无援。没人能搭救你。于是初民时期生命的原始恐怖，一下子把你击倒了。你颤抖着跪倒在荒原，泪流满面，喃喃乞求上苍的庇佑。……在鱼网间的几个老人，翻着白眼手脚痉挛，纷纷瘫倒在地。蒙眬中，他们意识到石洼村有一场惊天动地的事要发生了。

陌生女子走进老石屋破败的庭院时，像是再也迈不动一步了。

那时，她的草鞋已经脱底，脚指头露出来，磨得血肉模糊。她的黑布衣成了零乱的碎片，鳞片样在身上披挂着。胸前胡乱拖着根草绳，稍一走动，就会把布片荡起，裸出两个结实高耸的乳。

可她丝毫没有羞涩之态。像一个没经过教化的野女子，还不懂羞涩。长发软软地披散在双肩，垂落到腰际。那上头沾一些草屑尘土，很不舒服。她不时挠几下，把头摇一摇，双乳便和长发一起跳荡。

院子里几个男人正懒洋洋忙着什么。其中一个突然叫起来“噢噢噢！……噢噢！……”短促而低沉，像发出什么紧急信号。

接着，几个男人都发现了她。

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纷纷丢下手中的活计，紧张而缓慢地向一起靠拢。同时用目光探询着，咋会有女人到这院里来？咋不认识？疯子？野人？落难女？这一刻，他们简单的大脑不够用了。

这突如其来的事情把他们弄得异常亢奋，亢奋得有些紧张。

陌生女子似乎没注意到正慢慢向她逼近的几个男人，只顾疲惫地打量着这个小院。院子不大，分成前后两半。但比别的人家阔气多了。前院是东西两间草屋，低矮得比渔村别的窝棚好不了多少。满院子挂满鱼网和咸鱼，同样的腥臭扑鼻。不同的是后院。院子中间隔一道短墙，当中一个豁口。透过豁口，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座古老的石屋。老石屋门前，有明晃晃一小片水洼。水洼四周和石屋的石缝间长着荒草。整座院子散发出一股潮霉之气，叫人身上发痒。大群蚊虫正从角角落落里飞出。

她抱着膀站住了。

脸上露出一种遥远的回忆的神态。她似乎见过这里，或者千百次梦见过这里，现在要核对一下梦的真实。在那遥远的回忆的神情里，惊讶掺和着失望，又有点儿无可奈何的满足。

就是这里了。不要再向任何人打听。

她嘲讽地笑了笑。把目光收回到身旁。

眼前站着四个局促不安的男人，全都公牛一样健壮。

她眼睛倏然一亮，好像刚刚发现他们的存在。但突然间她脸色一寒，跳开一步从腰间拔出一把窄长而锋利的刀子。那好像是一个本能的动作或者一个幻觉，随时准备厮杀。四个男人惊得闪身跳开，又骇然站住。死死盯住那把刀子，不知这女子怎么骤然间一脸杀气。

女子愣愣神，用刀背拍拍头，自嘲地笑了。她把刀子重新插在腰间的草绳上，动作熟练而迅速，就像玩魔术一样。似乎为了缓和空气，她冲他们笑了。闪出一嘴白牙就像玉齿。

“你们就是这里的主人吗？”声音有些沙哑。

四个男人松一口气。主人？当然。他们几乎同时点点头，

忸怩了一下，重新站稳了。头一个男人尴尬地搓搓手。表示惭愧。

这个男人上岁数了。起码在六十开外。但仍然健壮。一脸茅草样的大胡子蓬松着，那上头沾几片鱼鳞，很滑稽地吊着闪亮。他光着上身，下头穿一件肥大的长裤，却又挽到膝盖，显得邋邋遑遑。

看来他是父亲了。

接下来的三个汉子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。或者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。你很难判断他们的确切年龄。

几乎一样的高大，一样的健壮，一样的赤膊，一样穿一件短裤。短裤衩子叫布片更确切一些，刚刚包住屁股和前裆，连大腿根都露了出来。

三人一字排开，就像三尊生铁铸成的裸体，已在那里矗立了千百年，任凭风吹雨打，纹丝不动。双肩鼓凸处黑红黑红的，像蒙着一层铁铸。但他们不是生铁裸体，而是三个肌肉发达、筋骨强健的男人。眼珠子都在碌碌滚动，不离她的身子。分明一股野气，显示出过剩的生命力。

年轻女子满意地笑了。

那神情像人贩子打量黑奴，像买主相看牲口，像女强盗挑选杀手，像哥萨克欣赏种马。

她拍拍腰间的刀柄，不像刚才那么沮丧了。

她喜欢强健的东西。

哪儿在动！

微微的，悄悄的。像山林间潜伏的野兽正挥出锋利的前爪，像猎人正悄然抬起黑洞洞的枪管。

她以山里人特有的机警感觉到了。

她把目光迅疾抛出，噢——有三处地方同时在动。是那儿？在三个年轻汉子的裆里。破烂的衣片下，正有什么东西在蠢蠢勃起。

女子嘴角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冷笑。这是三个不安分的家伙。

她在心里承认对他们发生了兴趣。她开始重新打量他们。

第一个汉子正冲她挤眼，浓眉一跳一跳的。他有一抹毛茸茸的胡髭。四方脸，体魄匀称，富有弹性和爆发力。你尽可以相信，他猛一用力，能用双臂举起一条船。在三兄弟中，他应当是老大了。她想这家伙有点幽默厚脸皮。她对他印象不坏。

第二个稍矮。肌肉发达得像鼓气的赖蛤蟆，一脸横肉和凶相。还有点罗圈腿。两只牛眼正贪婪地盯住她，用湿漉漉的充满性欲的目光抚摩她的全身尤其是两个乳房。像要随时扑上来将她一口吞掉。她厌恶地皱皱眉，“噗”一口吐他一脸唾沫。罗圈腿握起拳头刚要发作，却半路停住。他用粗糙的手背在脸上抹一抹，眨眨眼忍住了。她看到他的喉结滚了几滚，然后残忍地笑了。她也笑了。“噗！”她又朝他吐了一口唾沫。她知道他受得住戏辱。无论如何都得受住。她不再理他，把目光转向第三个男人。

这一个身条稍细，皮肤也白一点。大概是三兄弟中的老三了。老三看人时斜着眼，看一眼忙低下头，然后又看。显得游移、虚浮而胆怯。他老是回避她的目光，却又舍不得离开。他很希望能引起她的注意，却又缺乏自信。她对老三的印象最坏。这家伙胆子太小。

她仔仔细细看完了，忽然觉得好笑。于是“噗哧”笑了。四个男人像一队列兵，一队衣衫褴褛的列兵，正在接受她的

检阅。而自己正像个潦倒的女王。这还不好笑吗？

她记得自己已经好久没笑过了，好久没放肆地笑过了。一种要发泄什么的欲望遏制不住，突然就大笑起来：“嗤嗤嗤！……格格格格！”

四个男人先是愣着，怵惕地看着她。但很快也都手舞足蹈，莫名其妙地随着笑起来：

“嗬嗬嗬嗬！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……”

“嘎嘎嘎嘎！……”

“嘻嘻嘻嘻！……”

那时候，院门外已站满了破破烂烂的男女。

他们都是尾随来的。他们已在那里站了很久。他们想看这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但他们终于还是不明白。而且越发不明白。老石屋家的四个男人向来都很凶悍，怎么在一个女娃子面前全都那么失态，那么服帖。

他们没人笑，只木然站着。像一片没有生命的石头人。

那女子笑得泪流满面。蓦然回首，忽然没了情绪。她重又现出倦态，朝四个狂笑的男人挥挥手说：“把老石屋收拾收拾，我就住那里了。”突然冲院门外的人群大叫一声：“呦哎！”同时抽出那把刀子挥了挥。

人们呐一声喊，全都吓得跑走了。他们不知道她喊什么。这是个野女子！

她随便而放荡的神态语气，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。老石屋家四个男人心惊肉跳，兴奋而又惶遽。这女子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，为啥住这里，往后还走不走，他们全不知道，也

不敢打听。

他们完全被她的气势和魅力征服了。

她有中原人罕见的野性美。一张带有男性剽悍的脸上洋溢着山林草莽之气。鼻子高挺，睫毛长长的，两眼半闭着却透着不屑和藐视。从微闭的睫毛下，闪出两道蓝幽幽的光，如两柄利剑，冷气逼人。丰满而略大的唇带着撩人的肉欲。长发披风样拂在身子前后。蛇腰细轻，愈显得胸部饱满。小母马一样发达的臀部结实而富弹性。无论肤色、长相、体态，都像一个混血儿。老嫫夫和他的三个儿子心旌摇荡，眼睛都看得直了。

他们强健的筋骨和神经，可以征服黄河大浪，可以撕碎任何敢于欺负他们的对手。但在这位翩然而至的美女子面前，却不曾设防。

他们立刻就投降了。

打她走进院子那一刻，她和他们的位置便整个儿颠倒过来。她成了主人，而他们成了卑微的仆人。

怎么怎么怎么，她要住下她要住下？

四个男人先是互相机械地瞅了瞅，不敢相信似的。然后几乎是天真地笑了，几乎是一同大声欢呼：“噢噢噢！……”几乎是蹦起来冲向后院收拾老石屋去了。

他们太愿意她留下了。哪怕只有一夜。不不不，他们要为她收拾一个舒适的窝，请她永远留下来。不管她将来属于谁。

这个小院需要一个女人。

一个没有女人的家庭永远是动荡和破碎的。

年轻女子看着他们窜去的背影，也看到了四颗强健而干渴的男人的心。她顿时意识到自己所面临的危险，不由抱住

膀子打个寒战。

她悚然愣在那里，脑子里一团乱麻。她想立即逃走。那完全来得及，没有人能阻挡她。

她终于没动。她只是抖得厉害。

这一刻，山林、厮杀、鲜血、遍野的尸骨、追杀、逃亡、数千里跋涉、路途的艰险……一幕幕都在眼前浮现出来。还能到哪里去呢？

她陷入深深的悲哀之中。

哪怕这里是狼窝，也得住下。她已经耗尽心力，再也走不动了。

当晚，老鰲夫为她烧一大锅热水。三个汉子为她收拾了后院和老石屋，并且燃起一大堆艾火，把蚊虫驱尽。饭后，那女子掩上沉重的木门，脱光衣裳，泡在一个大木盆里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。一身污垢洗净，浑身像脱了一层皮。身子软沓沓的，四两力气也没有了。

屋角铺一张床，是用很厚的木板搭起来的。

她擦净身子躺上去时还在想，今夜随便来个什么人也能把我收拾了。收拾就收拾吧，反正得先睡一觉再说，想着想着就睡沉了。

这是一个忙乱而骚动的黄昏。

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。

然而沉睡的老石屋从此苏醒了。

老石屋。

那是祖上留下的一个无解的谜。

它其实远没有宫殿的辉煌。但却是石洼村的标记。

老石屋身上每一层干涸的水迹，都记载着石洼村的土著们与黄河生死搏斗的历史。

石洼村紧傍黄河土堤。对石洼村的土著们来说，黄河是天河，就在头顶上横空而过。骇人的咆哮声日夜不息。遇有狂风，大浪轰鸣着撞击堤岸，滔滔洪水每时每刻都可能破堤而出。随着每一次大浪轰鸣，飞溅的水珠会隔着堤岸窜飞过来，小小石洼村老是水雾蒸腾。

石洼村的土著们头顶黄河，每日每夜都面临死的威胁。

数百年间，黄河不知决口多少次，石洼村也不知被冲垮多少次。唯独老石屋一次次顶住了。劫后余生的人们找到老石屋，也就找到了石洼村的旧址。于是一次次重建家园。

这是一个永远不能毁灭的村庄。

石屋的营造者是一位绝代石匠。

那时，石洼村叫草儿洼。

民间传说，石匠降生前夕，空中隐隐有金石之声，三日不绝。生下后，发现他全身布满鳞甲。更奇怪的是，在一片片鳞甲上，纹着各式图案。小时还不甚清晰。年龄稍大就看得很清楚了：亭台楼阁、水榭道观、寺庙宝塔，五花八门，全是建筑图。图案有的大若掌心，有的小如指甲，玲珑剔透，纹路清晰可辨。唯有前胸一簇图案，看不出是什么建筑：纵横交错，层层叠叠。建筑之内又有建筑，门、洞、道、室，曲里拐弯；室内床、案、桌、几，一应俱全。建筑之外，又有文臣武将和诸多兽状动物分列两旁。气势之雄壮，颇似宫殿。

这孩子长相奇特，短腿长臂，大手大脚，天生一个建筑师的材料。一岁会在沙盘上构画图案，两岁会在地上以砖石造屋，三岁造楼耍，四岁垒塔玩儿。成天闷声不吭，低头摆弄，也不和别的孩子玩儿。到他长到九岁时，就能平地上造房，和大人一样干活了。十二岁已经名闻乡里。

石匠是个半哑。平日酷爱鬼怪书画。三十岁前，几度远游，这时已名闻中州数省。各州府县纷纷请他设计筹造各种建筑。此后几十年，他风尘仆仆，四海奔波。寺庙宝塔、亭台楼阁，不知多少精美的建筑，一座座从他手上托起。他成了众口皆碑的“圣手石匠”。

老石匠在外漂泊多年，忽然思乡。五十八岁那年，他回到草儿洼过生日，徒子徒孙从各地赶来为他祝寿。人数有数百之众，都是独挡一面的高徒。

那时，草儿洼一时热闹非凡。大家都希望老石匠歇息一阵，重新出山。不想，他在筵席上当众宣布，从现在起，他将归隐草儿洼，并为自己建一座房子，安度晚年。徒子徒孙们端着酒碗面面相觑，一时无语。但终于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。师傅说话向来是说一不二的。再说师傅劳累一生，是该歇歇了。他在几十年间，经手造了那么多亭台楼阁、锦绣山庄，却没有一座是属于自己的。如今，他要为自己盖一处房子，还不应该吗？

那一天，徒子徒孙们全都喝得大醉。他们很伤感，他们太留恋师傅。“圣手石匠”是他们的荣誉和骄傲。走遍天下，只要说出他们的师傅，人们就会刮目相看。那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名字。现在，他们觉得异常孤独，一棵大树没有了。可